

# 吊瓜

动了一次  
 整容与洗脑的内外科手术  
 摆明不再姓黄了  
 真的能背祖忘宗吗  
 无法自行了断脉脉相传的肚脐带  
 又改变不了倒吊的分娩方式  
 新的生活战战栗栗地过  
 脸色青白相映

年幼时模仿鸡鸭站立睡眠  
 深夜给摸里而至的蜗牛大肆舐脚  
 差点被当成夜宵嚼了的恐怖经历  
 全身起疙瘩  
 更甚的是极度的惊吓  
 竖起的汗毛竟然不退伴着他长大  
 粗粗的如刺如刷  
 苦苦地把叶子经营成一张能磨去霉锈的砂纸  
 阴影仍不能被磨灭  
 战战栗栗后决定改头换面  
 摆脱旧传统那纠缠不清的桎梏  
 下令每一根茎  
 每一个节每一个转折处  
 能伸出支藤的就尽量伸出  
 能开花结果的就莫辜负了良辰吉日  
 尽量地开花结果  
 配合种子供应商出击的每一粒宣传文字  
 新品种 高产量

我拿起剪刀  
 一株又一株地替瓜藤的生理与心理修剪  
 也一字字地替某高官  
 唯恐脚下的垫石一块块地流失  
 造成优势不保  
 呼吁人们多加生育的谬论修剪

有人暗中窃笑  
 为什么要拒绝更多携带黄色降落伞  
 登陆的瓜子  
 为什么要辛劳大半辈子  
 却把众多精子搁浅在安全套内  
 让它们永远不到迥彼岸  
 为什么打桩不起楼植树又不愿它成荫

当你看到一株毫无节约  
 在竹架上苦苦爬行的瓜藤  
 像一个苦练千手观音  
 而走火入魔的疯妇  
 痛苦地倒挂着一大群畸形怪状  
 饥寒待济的瓜子  
 卖钱 人嫌弃  
 喂畜牲 畜牲不吃  
 这种无法言喻的伤害  
 开专场法会吃上千年的素也抵消不了

这类世间悲剧  
 在未上演之前就应该被剪断

# 田园诗人 梦羔子 诗展

豆藤刚攀至竹架顶的巅峰处  
 更上一层楼后的心情极佳  
 怒放的心花  
 像还未有孩子拖累的新婚期  
 叶子格外茂盛

适量地摘去一些叶子  
 这种适量的提醒  
 因为我是个抱孙心切的爷爷  
 免得欲海沉沦而搁下传宗接代的重任  
 况且叶子拿回家  
 还能炒成一道菜肴上桌

# 摘叶

适量地摘去一些叶子  
 让茎叶间的风顺利流动  
 减少虫豸落户的邪念  
 像年少时满头茂盛鸟发  
 为了更易予梳理  
 理发时总要叮咛师傅剪短兼修薄

不知什么时候  
 发现自己竟是一棵落叶的橡树  
 胶汁骤减 精力枯竭  
 照照镜子  
 赫然照见人正中年的头颅  
 竟是一座贫乏的山丘  
 野草疏疏落落干干糙糙天灾连年

头发开始长得慢跌得快  
 像采豆采了十来次的豆藤  
 所剩无几的叶子开始萎缩衰老  
 衰老就是衰老  
 即使你猛加料猛灌肥也是徒然  
 生命即将走至尽头  
 枯藤拔除松了土可以再种过  
 可是人生只能走一趟  
 走过就走过了永远没有法子回航

## |文藝村|2A



no:64, Lorong 9, JalanArang,  
 93250 kuching, Sarawak.  
 e-mail: yoihong1976@yahoo.  
 com  
 復刊第35期  
 每月第二、四星期六刊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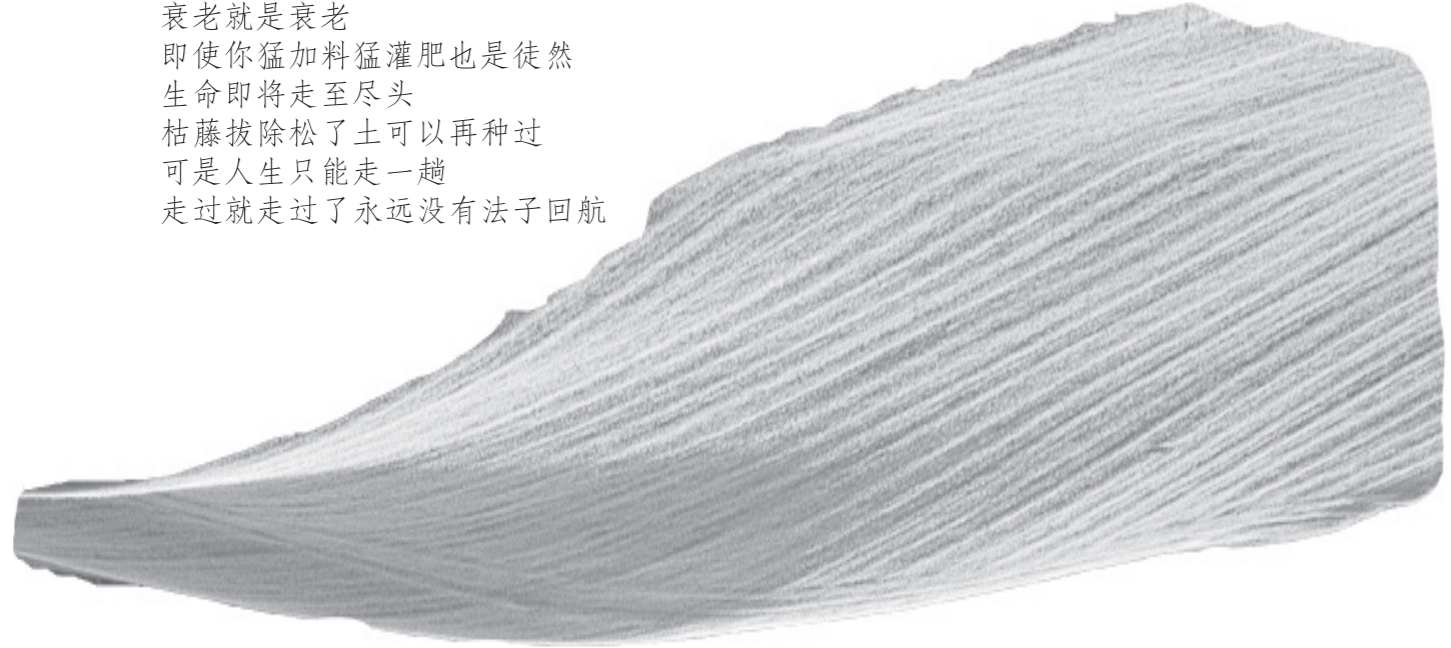
# 空心菜

同是风风光光踏出同样的菜园  
 受的礼待差别可真大  
 你说气馁不气馁  
 连外面不具名的野菜野果  
 身价都比我们高

我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心是空的  
 不学无术  
 不思长进  
 有的同类连站立都嫌脚酸  
 索性爬在地上懒得像一条条  
 令人厌恶的蛇  
 甚至有的爬进水沟  
 把污水当成奶水喝得肥头肥脑  
 严重地毁了我们的声誉

收起培育我们长大的菜园招牌  
 像失业的大学生  
 收起那几乎形同废纸的毕业文凭  
 虚心再充实  
 另找一条普通的生路

我们廉宜  
 我们没有受到农药污染  
 其实这正是我们最大的卖点啊



## |文藝村|2B

# 无奈

——凭君传语报平安

● 楚天

那年  
 你远赴西域途中  
 偶遇京使  
 就带了口信回去  
 南阳

多么难得呀！

我犹兀立门前  
 向路中行驶的车辆  
 等待愿意停靠的一辆  
 走出如你偶遇的乡人  
 依稀也是乡人满满  
 乡愁难寄的  
 我

不甚长的不甚宽的路  
 望断乡关也望断知音的乡人  
 漫漫  
 “双袖龙钟泪不干”  
 是你也是我浓缩的感情  
 结晶成不浓却  
 怎么也化不去的  
 沧桑  
 就让我偶遇吧！乡人-----  
 不然-----  
 你就当做是偶遇吧！

多么难等呀！

你在途中就遇见了  
 我打从离乡就等  
 等等  
 等到  
 无奈来临  
 等到  
 安居在南洋  
 等到  
 地表与地里之间  
 徘徊  
 终究还不敢轻易  
 删除  
 最经济的最截取的  
 乡愁

多么折腾呀！

等待不是能量在转换的过程中而守恒  
 等待不是时间的正变而是比例的反变  
 等待是绝情者的圣经上帝的无字天书  
 等待是寄生的恨追逐不亢不卑的光年  
 等待  
 等待最终还是  
 白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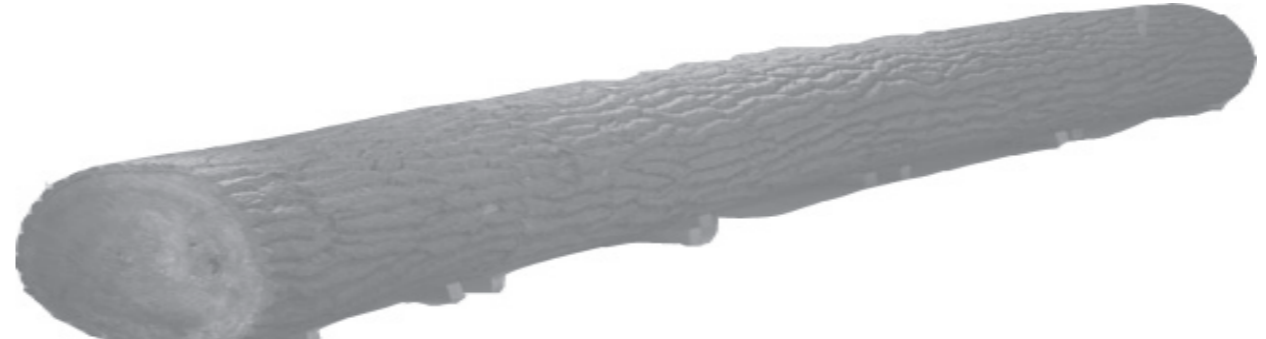
这是不是无奈？

达达的的达的的达  
 你犹听到蹄声  
 自远而近而来  
 就算忧悒仍尚可窃喜  
 并以森森将溢又盈的眼泪  
 串成明珠项链馈赠  
 他怯怯难辞只得发誓  
 “包在我身上  
 得了，一定行！”

于是  
 你的挑衅如嫖嫖的绝色  
 是桃色初绽梅红乍放杜鹃簇盛枫林嫣娆  
 我迷失于开放且交织的时空  
 你的当年我的当年  
 当年呵当年-----  
 我没有你当年的一语  
 惊然击痛了异乡人筋挛的心脏  
 截取并戮出  
 再怎么承受也承受不了的  
 也不能-----认-----输-----  
 也要-----硬-----撑-----的  
 痛楚,还要比一比  
 谁的乡愁最浓  
 也最沉重

这是不是折煞人？

是不是都会成为历史中的某一滩浪花  
 不知道会拍向那个海岸



no:64, Lorong 9, JalanArang,  
 93250 kuching, Sarawak.  
 e-mail: yoihong1976@yahoo.  
 com  
 復刊第35期  
 每月第二、四星期六刊出

# 做一棵树

● 杨帆

这是一个迷惘丛生的时代，爱情成为人们追求的时髦，常常看到男生女生或是潇洒或是落寞的身影。这一刻，我窥到了他们义囊里密密的无奈，不要以为爱情的全部意义在于罗曼蒂克，不能生根就像浮萍一样，随波逐流。这是一种藏在美丽外衣下深刻的悲哀。

我以为我的付出可以换回你一句承诺，我以为我们的爱情与众不同。但是，我忘记，我们都太年轻，无力将前途扛在肩上，你对向地平线那边的憧憬不亚于一只鹰对天空的向往，而出去流浪是一个不可触及的愿望。这样的心事被放逐的太远，短短的梦里这距离你无法泅渡。也曾被讪笑击伤，微笑的脸上，你装的若无其事。这些我知道。

当你用哀伤的眼神看着，松开我的手，决定离去时，我用缄默来抗拒这种悲哀，用全部的灵魂把自己托起，微笑着换你一声叹息。一个转身，我们就咫尺天涯，而我只能笃定的做一棵树，站在原地。

做一棵树，我对自己说，那样就不会有失去你的痛，没有了痛就不会和自己挣扎，扩张绿色的野心，努力生长着。

做一棵树，即使你茫然上路也不能一去不返，温馨灯火下有我在守候，会用思念把你牵成一只风筝。你不想回头，却总在回头。

做一棵树，把前途扛在肩上，即使脚下的路难而又难，即使陷入孤寂之境。我会站成一枝最动人的路标，站在你经过的地方。

做一棵树，在无路的旷野疲惫的你需要我的牵引，当你累了，倦了，转个身，我会站在你需要的地方。

砂拉越星座诗社征文  
 欢迎各界踊跃来稿